

告别“水上漂”，打鱼变护鱼

江苏渔民退捕转产见闻

本报记者赵久龙、朱筱

昔日捕鱼者，今朝护鱼人。长江禁捕退捕以来，江苏在严格落实禁捕要求的同时，多渠道推进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积极帮扶职业渔民“转业”，推动“生计渔业”向“生态渔业”转变，“打鱼”向“打工”转变。

上岸：告别“水上漂”渔民住新居

记者近期来到宿迁市泗洪县龙集镇尚嘴渔港看到，船只拆解工作正有序进行。龙集镇党委副书记许昌军介绍，该镇收缴了823条捕捞船、156条住家船，全部分类处置。

收缴处置船舶只是禁捕退捕的第一步，“上岸后往哪里去”成为保障退捕渔民转得出、稳得住的“后半篇文章”。在洪泽湖打鱼24年的唐真洲如今已经住进岸上的新家。“岸上居住环境好，敞亮，到泗洪县城或者镇里办事也方便多了。”他说。

泗洪县临淮镇胜利村村民段广玉打小就生活在水上，靠捕鱼为生，和妻子刘银结婚时，简陋的船舱就是婚房。如今一家人上岸住新居，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过去，临淮镇近九成村民为渔民，总数超过1.5万人。他们世代栖居水上，“厨房连卧室，也仅四五平”。记者此前在洪泽湖畔走访看到，一条水泥船起风就晃，渔民全家吃喝拉撒都在上面。一条船一张网，他们以此为生，部分船没有接通自来水，洗澡、如厕十分不便。渔民“以船为家”也给洪泽湖流域生态环境增加了压力。

当前，宿迁正有序推进境内洪泽湖、骆马湖水域禁捕退捕工作。许昌军表示，渔民上岸没有住房的，当地专门建了一个安置小区，安置房有65平方米、80平方米、109平方米等，价格在每平方米1680元。“住家船和捕捞船收缴有补偿，多的能拿到30多万元，多数渔民搬进来没有什么压力。”

位于泗洪县半城镇的穆墩岛，是洪泽湖中唯一有人居住的湖岛。穆墩岛全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其中职业渔民1100多人，目前大半渔民已在岸上安家落户。

“泗洪县退捕渔船4359艘，约占全省20%；住家船整治船只2804艘，约占全省40%。”泗洪县委书记李爱华介绍，泗洪退捕渔船协议签订、捕捞权证回收注销、渔船网具收缴全部完成。

记者从江苏省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江苏将长江禁捕退捕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作为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约束性任务，纳入河长制考核体系。聚焦民生需求，尽可能实现“同湖同策”“同湖同步”。

转型：打鱼变护鱼“玩转”新业态

有的渔民“离湖不离水”，从打鱼人转身为护鱼员；有的转岗就业，开网店销售农副用品……渔民退捕转产，“退得出”还要“稳得住”。考虑渔民历史生产生活习惯，江苏多地积极开发护鱼员、护堤员、蓝藻打捞员等渔民上手快、适应性强的公益性岗位。同时，多渠道推进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力争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常州市武进区的滆湖水域已完成国有公司组建，于2020年8月启动增殖渔业试点，先期在规划水域建成800亩增殖区，投放鲤鱼夏花近80万尾，吸纳退捕渔民近30人从事管理养护等工作。

泗洪县临淮镇胜利村67岁的渔民王兆发和老伴朱庆萍上岸后，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做起了编织小方筐等简单手工活，加上合作社分红和政府补助等，日子越过越舒心。

“政府给我们每户补贴三万块钱用来购房，还帮我们寻找岸上的养殖塘口。”段广玉说，他带着妻儿上岸之后开了家淘宝店，卖些当地的水产品，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还有一些渔民在淘宝、快手等平台搞起了电商直播，以前住在湖上想都不敢想。”

老渔民赵押宝住在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东江社区——一个苏浙皖三省渔民集聚形成的老村落。年初，高港从上岸渔民中挑选10人成立护鱼队，赵押宝被推举为队长。他



▲相关部门在洪泽湖水域对退捕渔船实行集中封存。

(江苏省洪泽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供图)

新闻链接

长江保护法草案拟扩大禁捕范围

22日，长江保护法草案三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草案三审稿根据国家有关扩延长江河口禁渔范围的新举措，将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纳入长江流域禁捕范围。

2021年起，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将迈出一大步。草案三审稿规定，国家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为保护长江物种资源，草案三审稿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其他非本地物种，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草案三审稿提出，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工作，严厉查处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捕捞行为。

草案三审稿对违法捕捞以及采取电鱼、毒鱼、炸鱼等方式捕捞的，作出处罚规定，并对收购、加工、销售违法所得渔获物的，也明确处罚规定，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关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责令关闭。

为保护长江物种资源，草案三审稿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其他非本地物种，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草案三审稿还提出提高城乡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加快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等。

(记者高敬)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们昼夜开展长江巡护，紧盯长江干流及保护区等重点水域，严打“电毒炸”“绝户网”等违法犯罪行为。“哪片是偷捕‘重灾区’，哪个时间段是高发期，哪些‘小记号’说明水下有渔船、地笼，我们心里‘门儿清’。”他说。

告别渔船，退捕渔民成为厂里新工人。走进宿迁市泗洪县一家服装企业的生产车间，42岁的田艳正在忙活着，当了半辈子渔民，她如今已成为一名缝纫工。“船拆解了，镇里介绍我们来服装厂上班，学技术的时候每个月大概2000块钱，熟练以后多劳多得。”

扬州高邮市菱塘回族乡龚家村渔民杨宏文选择创业。“银行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给我办了15万元的政府贴息创业贷款手续，帮我实现创业梦。”杨宏文说，他以前捕鱼时养过螃蟹，有养殖经验，禁捕退捕后，他投资70万元，承包了百余亩蟹塘。政府还给他和母亲交了社保，解决后顾之忧。

除了继续从事特色水产业，高淳还把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帮扶710名渔民转产就业，有的渔民当上护鱼员、护水员，从“靠水吃水”的渔民转变为“养水净水”的生态保护者。“高淳满足政策标准的565名退捕渔民，劳动年龄段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养老年龄段人员纳入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江苏率先出台《国有渔业水域占用补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失水渔民参照失地农民参保，助力上岸渔民托底安置。

除了一次性买断渔船、渔网，泰州市高港区还给予劳动年龄段每名渔民两年生活补助。无房渔民由社区统一规划安置，危房渔民也可享受拆迁安置。渔民上岸视同征地，政府

统一办理养老保险，引导大家就近到企业上班。

过去，扬州高邮市菱塘回族乡龚家村渔民刘付田每天夜里一两点钟下湖捕鱼，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将鱼出售给鱼贩，十分辛苦。“上岸之后不仅每个月都有生活补助，政府还给介绍工作，社保问题也解决了。”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渔业社区306条船，40到55岁的渔民200多人，60%还从事螃蟹养殖。”石臼湖渔民常年喜称，这次退捕，夫妻两人社保账户有了25万多元，还有渔民退捕现金补偿12万元。“养老有保障，心里踏实了。”

江苏聚焦“应转尽转、应帮尽帮”“应保尽保、应补尽补”“应救尽救、应助尽助”，参照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对退捕渔民进行安置，出台了社会保险、失业登记、生活保障、医疗救助等政策，确保符合参保条件的渔民全部参保登记、参保缴费、落实社保待遇。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退捕渔船21623艘、渔民41937人，分别占全国的19.4%、18.2%。其中，列入国家考核任务的长江干流1827艘渔船、湖泊保护区5565艘渔船以及14887名渔民已于10月中旬全部完成退捕。截至目前，转产就业率和社保安置率均超过99%。

从污水横流的“东大荒”，到珍稀鸟类频现的“鸟类天堂”

陈桥村：一场25年的“退耕还湿战”

新华社记者任卓如、刘高阳

晨曦微露，走进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陈桥东湖湿地，芦苇飘荡，水鸟群集。难以想象，这里曾是一片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东大荒”。

25年来，黄河“几字形”的低端，一直持续着一场“退耕还湿战”。在封丘县陈桥镇陈桥村党支部书记刘继恩和乡亲们的努力下，一片4600多亩的黄河湿地生态恢复与保护初现成效，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一个珍稀鸟类频频出现的“鸟类天堂”正在形成。

陈桥东湖湿地属黄河背河洼地，难出粮食，一度成为围湖造田的重点对象。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片湿地的芦苇荡只剩下二三百亩，成了百姓们随意倾倒垃圾的“苇子坑”。

“当时鸟也走了，水也污染了，非常心疼。”刘继恩说，“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捉迷

藏、摸鱼，这是我儿时的乐园。”

1996年，刘继恩上任陈桥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心让这片湿地重回自己儿时的模样。他自掏腰包，将被围湖造田的耕地返租下来，今年扩300亩，明年扩500亩……积蓄逐渐全部投进了这片土地。土地承包下后，他又借来当时的工具，得罪了不少人。”刘继恩说，他意识到保护湿地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村民们的认识必须转变。

“当时老婆、母亲、哥哥都不同意我把钱用在这荒坑上，家里经常闹矛盾。”刘继恩苦笑，那时，他经常一遍遍围着湿地走，走到水边，往草窝里一躺，看着水面，听着鸟叫，心里才觉得开阔。

2000年，新乡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徐海珠告诉刘继恩，他所保护的湿地是“地球之肾”，他做的事十分有意

义。自那之后，刘继恩更执着了，养成了每天去湿地巡逻的习惯。随着投入的不断增加，芦苇日渐茂盛，水面开始变清，水鸟也飞回来了。

保护逐渐增多的鸟类成了当务之急。“环境好了，打鸟的也多了，我制止、训斥，没收他们的工具，得罪了不少人。”刘继恩说，他意识到保护湿地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村民们的认识必须转变。

他用村里大喇叭号召村民爱鸟护鸟，让学校的老师给孩子们讲课，在爱鸟周发放宣传册，挨家挨户宣传。在日积月累的影响下，不仅村里打鸟的人没了踪影，村民们还自发地驱赶外面来的惊扰水鸟的人。

如今，研究这个“鸟类天堂”，让其更加“宜居”，成了新一代湿地管护人的工作重点。

2015年，刘继恩的侄子刘东洋回乡接下了保护湿地的工作。“2013年我们这里就有

鸟友来拍鸟了，他们听到鸟叫声，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鸟类，当时我觉得很神奇。”刘东洋说，如今，听音辨鸟，已是他的“常备技能”。

青头潜鸭、震旦鸦雀、大鸨、黑鹳……一年四季，陈桥东湖湿地中的鸟类可达150余种。刘东洋建起了鸟友群，面向全国鸟友发布湿地的鸟类动态，并与科研单位合作，将每日的观测数据和照片共享给鸟类专家。

2020年4月，一只由刘东洋发现并“一手奶大”的青头潜鸭在陈桥东湖湿成功放飞，这只“豫头青”是国内首只人工辅助孵化的青头潜鸭，意味着这片湿地已经具备了这种极危物种的生活条件。

“更重要的是，在湿地周边生活的人们都知道要保护湿地，保护鸟类，环保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这里已经是真正的‘鸟类天堂’。”刘东洋说。

新华社郑州12月22日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新华社记者李宁、解统强

种地废弃的地膜经回收加工成井盖、路锥，牲畜粪便加工成有机肥，价格大幅上涨，养殖场收入大大增加——土地污染少了，粪便“升级改造”了，种地环境焕然一新了……

2019年5月，青海省西宁市入选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一场以减少固体废物排放为课题的“无废农业”实验也悄然开始。

“200乘6乘1.5等于1800。”郭祥手里的计算器响个不停。“今年合作社一共种了200亩土豆，一亩能收上来6公斤地膜，每公斤收购价1.5元，今年靠收地膜就挣了1800元。”看着拖拉机斗子里满满当当的残膜，郭祥咧着嘴笑了。

郭祥是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金和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从小和土地打交道的他深知地膜的重要性，“地膜是块宝，保温保湿，高原天气干冷，农作物健康生长全靠它。”

种地用地膜，收成有保障，郭祥高兴之余却有了新烦恼——地膜的后续处理。收获季节过后，上千斤混合着泥土、根茎的地膜像疮疤一样覆盖在土地上。“原来想过埋在地里自然降解，也想过一把火烧掉，可这些都行不通。”郭祥想起之前“望膜”兴叹的日子，“咱庄稼人靠土地养活自己，污染环境的事万万不能做。”

正当郭祥苦恼时，县上一则通知为他解了难——加强“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农用地膜回收。由政府提供政策资金扶持，企业负责收购再加工，残破的地膜摇身一变成了生产线上的新产品。

“一般一亩地用7公斤的地膜，大概能回收6公斤，回收率在87%以上，基本能消除地膜残余。”青海恩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继芳介绍，回收上来的地膜经过破碎、清洗、机器加工等流程，将被生产成井盖、路锥等物品，进行再销售，变残膜为商品。

青藏高原地区要种好地，地膜和肥料缺一不可。在离合作社十几公里的金洞养鸡场内，一袋袋有机肥在鸡鸣声和机器轰鸣声中新鲜出炉，被送往周边村落。

提起养鸡场内做肥料，鸡场老板颜生金有些无奈：“鸡场有5万多只蛋鸡，一天粪便就近10吨，露天放置又臭又脏，为了方便处理都50块一吨卖给农户了。后来农户反映鸡粪用多了农作物经常得病虫害，干脆不买了，鸡粪只能堆在外面。场里的鸡粪臭味，我现在都忘不掉。”

2020年初，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颜生金的养鸡场进行了畜禽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改造，引进一条颗粒有机肥生产线，开始以鸡粪为原材料制造有机肥。

“生产线投产后，一吨制造好的有机肥市场价在900至1000元，一年下来利润就有200多万元，比卖鸡蛋还多几十万元。”颜生金说，“真没想到用鸡粪做有机肥比卖鸡蛋更挣钱，还解决了鸡粪堆积的污染问题，场里味道终于不难闻了。”

湟源县畜牧兽医站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员徐生瑞介绍：“从实用角度说，以牲畜粪便制造出的有机肥更易溶于水发挥肥效，可防止土壤板结，改善土地肥力。”

“今年场里就用自己的肥料种了几亩油菜，光用油菜籽榨的油就200多公斤呢。”颜生金说，下一步养鸡场将扩大有机肥生产规模，收购周边各类牲畜的粪便，带着大家一起富起来。

新华社西宁12月21日电

废弃矿山变废为宝 解决发展用地难题

龙岩：高效用地提升生态环境水平

湖周围是大片绿地，附近是配套完善的新兴居民区，将来有温泉公园、研学旅游基地、医养基地……2019年以来，一座规模大、发展快的公园之城，正在福建龙岩市紫金山东麓拔地而起。

紫金矿山区是龙岩“变废为宝”解决发展用地难题的典型之一。该矿山总面积约8000亩，目前已再造公园景观2000多亩，改造出建设用地1500亩，相关土地和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再利用工作仍在继续。

近年来，如何在保护土地和耕地资源前提下满足发展用地需求，成为龙岩市必须面对的难题。通过多管齐下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探索，当地在保障经济发展用地和保护资源及生态环境中找到了平衡。“以紫金矿山为例，通过引入专业团队和社会资本修复治理；政府向社会出让土地，从收益中支付修复费用的方式再利用，取得双赢效果。”龙岩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科长刘福昌说。

除了废弃矿山再利用，利用低丘缓坡建设“工业梯田”、主动前服务实施工业项目“腾笼换鸟”等，也是当地解决发展用地和资源环境保护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路已经修好了，电也拉到了工地。政府推荐的闲置地块非常契合我们快速建设、增加产能的需求。”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美山厂区负责人吴德泉说，在政府协调下，去年他们接手了一家破产企业的闲置用地，从土地过户到扩建项目投产，与申报新建用地相比，节约近1年半时间。

“近3年，通过政府主导、园区牵头、多部门配合的方式，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对无法继续生产或破产企业的土地展开合作利用、收购或由园区进行收储再利用，全市共盘活66宗3200亩土地，同时节约各项资金约1亿元。”龙岩市龙雁组团建设管理委员会规划用地副局长林志东说。

为实现高效用地，龙岩市一边开源，一边节流。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工业企业“退城入园”，对大宗出让土地按需分批供地，土地供应向单位面积产出高的项目倾斜等，积极推进集约节约用地。同时，当地通过“一地一册”台账，对批而未供地、闲置地、以及土地和